

汕头贵屿电子废物拆解行业的人类学调查报告

摘要

一、背景

贵屿位于汕头市潮南区，占地面积 52.4 平方公里，下辖四个片区 28 个村（居），15 万常住人口。由于地处潮阳市、普宁市和揭阳市交界处，在 2003 年 3 月潮阳市被重新划入汕头市以前，三市对这里的管理互相推诿，导致贵屿成为典型的“三不管”地带。最重要的是，贵屿镇处于粤东练江的西岸，同时又处于一片低洼地的中央地带，属于严重的内涝区，农业生产基本没有保障。面对如此的生存压力，贵屿镇的农民在 20 世纪的上半叶开始在临近的地区走村串巷，收购鸡毛、鸭毛、废旧铜铁等等，涉足各种各样的废旧品收购。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贵屿已经有大量参与这个行业的农民。说到贵屿人，潮汕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收破烂的”。

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期和 90 年代初，贵屿开始涉及旧五金电器的拆解生意，由于获利丰厚，整个行业规模逐渐扩大。而就在此时，国外的电子废物通过深圳、广州和南海的转运点，开始大规模地进入贵屿。传统的收旧利废行业的在 90 年代初真正发展为贵屿人的主业：大面积的土地开始抛荒，贵屿镇区 80% 的家庭参与到这个行业中来，并通过这个行业迅速积累财富。为了节省成本，贵屿的家庭作坊往往采用最直接和最原始的方式进行电子废物的拆解，于是在给贵屿镇居民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电子拆解行业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严重的污染——尤其对于空气、土壤和地下水：贵屿的空气已经非常的污浊，而饱受重离子污染的地下水更是早已不能饮用。这些污染在本世纪初引起了香港媒体的注意，并且很快就把原本不为人所知的贵屿推向了世界关注的前台。

由于目前在贵屿拆解的电子废物主要来源于美国、日本等国，贵屿的问题又超出了一般的环保问题而牵涉到国际贸易的相关问题，其中就包括原本就备受争议的国际贸易道德问题。这个问题还和电器产业整体的环保问题相关联。这种牵扯使得贵屿的问题更加复杂。

二、贵屿的生活

在贵屿的时间稍长，就可以明显地觉察到本地人和外地人生活在不同的两个世界中。他们从事不同层次的工作，在不同层次的地方消费，有各自的聚居地，彼此不相往来，互不信任甚至互相怀有敌意。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构成了两个世界。贵屿本地人和外来人的这种状态，人类学家周大鸣称之为“二元社区”。

富足，传统，压力和惶惑：当地人的生活

电子废物拆解行业给贵屿的当地人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使得他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的富庶。贵屿镇的繁华的街道，大片新建的住房和活跃的商业活动，给人一种繁荣富庶的感觉。而贵屿人在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消费观念大致就是“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这种消费习惯如此的盛行，以至于贵屿的物价甚至超过广州。

贵屿的富足还表现在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对当地人身份的尊崇感。当地人大多数都是作坊老板，因此，非常不愿意参与到实际的、体力的劳动中来。当地人哪怕非常的贫穷，却也不愿意到工厂或作坊去工作，更加不乐意去种地。

然而和经济上的发达形成对比的是，贵屿地区拥有典型的潮汕特征——在观念层面保留有大量的传统文化观念，并且拥有发达的宗族组织。他们延续了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念，比如尊敬老人，爱护子女，同时注重教育。和这种传统观念的保留相配合的是，他们的宗族组织还非常活跃，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无论是平时的普通人日常交往，节日祭祀，还是村与村之间的交往，以及整个乡村的权力结构，都受到宗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宗族还对电子废物拆解行业的经营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介入到货源的调配，贵屿内部的生产分工与组织，影响着整个产业链中拆解产品的销售。

但是，这种传统观念的遗留在给他们带来很多优势和便利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的问题。其中，由于宗族遗留问题导致的村际械斗问题，一方面恶化了村际关系，另外一方面也导致当地民风极为强悍，“非内即外”和“以武力解决问题”成了许多当地人的习惯思维。而当地教育发展的相对滞后又使得大部分的当地人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从而变得非常的“野蛮”，缺乏必要的法制观念：在对待本地人的利益受损问题上不惜采用极端的行动。

这种由传统观念、强悍民风和宗族组织结合起来的的社会组织模式，在面对外来压力的时候产生一种奇特的张力效应，使得他们已经习惯并且获取了巨额利润的电子废物拆解行业能够得到延续。但是，毕竟来自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和由此产生的巨大压力，使得他们又不得不忧虑电子废物拆解行业未来的命运。这种忧虑使得他们更加警惕各种外来的可能的不利因素，并进一步深化他们日常生活中对未来的惶惑感觉。

另一种的客家：外地人的生活

贵屿电子废物拆解行业的发展以及本地人对体力劳动的嫌恶提供了非常多的就业机会，因而吸引了大量的外地人前来贵屿：综合多种数据来源，在贵屿的外地人应该超过了 10 万人。由于受本地人的聚族而居的传统的的影响，以及本地人对外地人的敌意，这些外来人多数也形成了依来源地而聚居的习惯，颇有些类似“新客家”。

但是，和传统的客家不同的是，这些“新客家”的到来并没有和当地人争夺资源，而是加入到当地的电子废物拆解行业中，作为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廉价的服务提供者。由于在家乡的收入非常的低廉——一年的年收入还不如在当地两三个月的打工收入——这使得这些外来人能够接受当地作坊主开出的极低的价码和恶劣的劳动条件。

这些外来人在贵屿的职业类型大约有三种类型，一是到工厂和作坊打工，二是作为搬运工、货运车主等体力劳动者，三是从事各种小经营。每种类型大约各占三分之一左右。其中，到工厂和作坊打工的外来工人收入最低（大约每月 500 - 900 元），而且因为直接接触污染极

大的电子废物拆解行业，而工作的工厂和作坊一般都没有必要的防护措施，他们的健康比从事其他两个职业类别的外来人受到更多的威胁。

但是无论从事那种职业类型，由于贵屿当地的地下水和空气受到了电子废物拆解行业的严重污染，这些在贵屿艰难谋生的外地人和当地人一样面临着潜在的健康威胁。和在当地行医的医生的访谈说明，当地的常见疾病除了普通感冒，由于空气污染和地下水污染而导致的呼吸道感染和肾结石也是非常多见的疾病。并且由于外地人一般来说没有办法享有较好的生活条件和医疗设施，因此，这些疾病在外来人中间有更加常见。

由于这些外地人多数都希望在当地辛苦几年赚了钱之后回家去做些小生意或者其他的经营，因此，他们能够忍受当地恶劣的生活、工作环境以及当地人露骨的歧视。“最终是要回去的”——即在贵屿的这些日子再艰难都是短期的，美好的未来正在家乡等着他们——成了他们在这里能够接受所有艰苦的条件的重要动力。

敌视而又互相依赖——本外地人的关系

在贵屿，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是一种互相敌对的关系。每一个外地人都提到本地人对外地人的敌意、歧视和暴力行为，评价当地人最常用的词语是“素质低”、“法律意识低”。大部分外地人都提到本地人随意打骂、歧视和敲诈外地人的故事。而本地人对外地人的评价同样非常差。受访的本地人经常投诉说外地人的到来恶化了当地的治安，指责外地人小偷小摸，甚至入户抢劫。

然而，除了互相敌视，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又互相依赖。本地人从电子废物拆解行业中获得厚利的同时，深知拆解电器对身心可能造成的伤害，因此，极少本地人愿意参与到具体的拆解工作去，除了简单清洗塑料这样一些的确轻松而又没有伤害的简单工作。具体拆解的工作几乎全部由外来人承担，本地人因此付给外来人一份微薄的工资，这成了外来工在当地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和拆解行业相关的几乎所有的体力工作，比如：转运、装卸货物，也几乎全由外来人来承担。因而电子拆解行业在贵屿的兴旺和本地人的“寄生性”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吸引了大量的外地人。而这些人员的聚集又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市场，给那些从事小生意经营的外来人提供了市场空间和经营机会。

就这样，本地人和外地人通过电子废物拆解行业而牢牢地互相联结在一起，尽管他们之间的敌意、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异和经济社会地位的差别使他们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电子废物拆解行业成为已经在贵屿的本地人和外地人生产和生活的中心。

三、贵屿的生产与组织

贵屿镇的拆解行业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产业化经营的规模，卷入了当地 80% 的家庭，成为贵屿支柱产业和当地居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贵屿电子业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和其宗族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贵屿镇的拆解的“洋”电子废物，是通过口岸到达广州、南海、深圳等地之后，再转运到贵屿。这些数量庞大的电子废物要完成千里迢迢的运输到达贵屿，需要进行有效的货源组织才行。贵屿当地的宗族组织非常发达，拥有强大的社会网络，正是它们完成了复杂的货源组织工作，并且依据相对商业化的模式分配到贵屿的作坊中。

其次，宗族关系在当地的内部交易中也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贵屿毕竟是一个商业体系刚刚发展的小镇，并没有完善的商业信用的认证体系，因此，贵屿的商业运作基本延续了传统的“熟人经济模式”。这本来是商业贸易活动中非常常见的现象，但是，在贵屿由于宗族之间的争斗有很长的历史，不同宗族之间的信任相对较弱，而同宗族内部成员之间的信任则非常容易建立。因而，在贵屿内部的生产组织在宗族关系强盛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受宗族关系影响：“熟人经济”在当地很大程度上就是“宗族经济”。这既是贵屿内部之间生产组织的方式，也是贵屿电子废物拆解行业之所以依据宗族进行产业的区域集聚的重要原因。

再次，宗族组织还是贵屿电子废物拆解行业的主要保护性力量。南阳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其他地区，尤其是贵屿镇镇区的电器拆解行业受到政府的严厉监管而不断萎缩的时候，南阳的电器拆解却能够后来居上不断迅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代替了贵屿镇区而成为了当地电器拆解原料最重要的来源地，原因就在于南阳的商人通过其庞大的宗族网络，在南海等地找到了一批稳定的同宗供货商，并且设法使公路监管部门对他们的货物进行放行。当地政府官员提到对电子废物拆解行业的监管问题时，也一再提到区域性的宗族组织是最大的障碍之一。

四、贵屿的发展问题

无论是强烈关注污染问题的国际 NGO 组织和各类媒体，备受国际压力的中国政府部门，度日艰难的当地基层组织，还是当地居民，对贵屿的发展都有不同的期望。而贵屿将来发展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各方博弈的过程。同时贵屿的发展还和整个电子废物拆解行业的行业发展都有密切的关联。由于多方势力的介入，贵屿的发展呈现一种模糊的态势，其真实发展还有待观察。

然而，可以预见的是，贵屿不会迅速放弃其发展多年的电子废物拆解行业，而是会在延续该产业的前提下谋求产业链的完善和升级。这一方面源于当地居民产业依赖和宗族势力对当地产业的保护，另一方面也因为过去 10 多年的发展已经为当地积累了相当的资本和产业资源，已经具备产业升级的种种基本条件。

课题组认为，容忍和鼓励贵屿的拆解行业在当地的完善和升级，发挥当地的拆解行业产业积累，并将其对国外的原料依赖转变为对国内的电子废物进行拆解，帮助贵屿建立起真正环保有效的拆解行业体系，并抢占国内电子废物拆解行业的先机，然后，在此基础上，鼓励当地进行产业多元化，将那些不可能进行环保化电子废物拆解的家庭作坊转向其他污染较小的行业，比如南阳正在尝试的服装业，将是一个比单纯打压当地现有拆解行业更加实际而有价值的做法。